

亲爱的张枣

宋琳 柏桦 编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 · 北京

再版弁言

本书是一部纪念诗文集，在诗人张枣去世之后半年，即2010年9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发行初版。现在近五年过去了，编者陆续收到许多热情的反馈。一些平素与当代诗接触不多的读者，在与本书偶然相遇之后，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，急切地四处寻找张枣的诗集来读，有的甚至将所有张枣的诗作都背诵下来。作为张枣生前的朋友或弟子，本书编者和作者都对此深感欣慰。

从体例上看，本书在各类出版物中最接近于回忆录，他人的追忆与品评还原了一个诗人的形象——天才、激越、智慧、魅力四射。且因主要作者皆为诗人，透过诗人之眼反观诗人，同时映射出当代诗人的诸多面相，他们之间交往的故事彰显了知音传统在当代的一种延续，或许这也是吸引阅读兴趣的一个方面。

鉴于近五年来不断有纪念张枣的诗文出现，故读者读到的本书的新版，扩充了若干诗文。“悼念诗”部分包括宋琳的《弥留》、陈东东的《过海》、胡冬的《八月的燕子》、麦城的《颂歌》、李笠的《悼张枣》和师涛的《书写》。“回忆与评论”部分增添了郑单衣的《故园落梅忆张枣》、卫明的《死是一件真事情》、敬文东的《抵抗流亡——张枣三周年祭》和张光昕的《张枣：这必死的测量员》。另外，钟鸣对《诗人的着魔与谶》做了修订；陈东东的《亲爱的张枣》有较大篇幅的扩写，并更名为《“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”》；颜炼军的《“尘埃不会消逝”——〈张枣的诗〉出版始末》则以附录形式收入在作

者的初版原文后，可供对照阅读。

本书中有三张照片由摄影师肖全提供，其余照片及张枣手迹影印提供者除了本书作者外，还有诗人翟永明等，在此一并鸣谢！

编者

2015年4月27日

初版序：缘起

自从诗人张枣于今年3月8日去世以来，最悲伤的除了亲人当属诗界朋友。各地自发的悼念活动络绎不绝，无不叹息他的早逝，激赏他的天才，外人或谓其影响程度为海子之后所未有，这似乎印证了布罗茨基说过的话：“诗人之死”听起来比“诗人之生”更为具体。“诗人之死”固与一切有死者一样是不可转让的，然在缅怀中，人们往往发现死亡并没有使一切终结，某种东西逸出了时间之外，歌者看不见了，歌声却更加清晰、动人、不绝如缕。那么，这是否同样印证了“词语是有灵魂的”这一说法？而灵魂则可以从一个生命转移到另一个生命？听张枣的堂弟张波先生说，张枣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高兴一点，会好起来的。”弥留之际，一个赴死者以如此平常口吻，在安慰中告别，岂不是至福的声音？

我在张枣的夫人李凡馈赠的练习簿中读到张枣病中最后的数页手稿，那是他躺在病床上写的，字体隽秀，但笔迹潦草，多不成章。《鹤》的稿本之一尚可辨认，仅三行：

鹤？是在叫我吗？吾非
鹤也。我只是在高塔楼顶歇过脚
在你杯口喝一小口水

另一稿稍长，其中的对应句如下：

鹤？我不知道我叫鹤。

鹤？天并不发凉

我怎么就会叫做鹤呢？

鹤？我扬起眉，我并不
就像门铃脉冲着一场灾难。

鹤？是在叫我？我可不是
鹤呢。我只是喝点白开水。

天地岂知凉热？

另一首《鹤君》则有“别怕。学会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”之句。这些前兆纷至、恐命将终的心灵波动的片段记录，这些“迷离声音的吉光片羽”，读来催人泪下。手稿中除了《灯笼镇》一首标明日期外，余皆无日期，故《灯笼镇》当为绝笔诗：

灯笼镇

灯笼镇，灯笼镇，
你，像最新的假消息。
谁都不想要你
除非你自设一座雕像。

(合唱)

假雕像，一座雕像，

目录

VII 再版弁言

IX 初版序：缘起

宋琳

第一部分 回忆与评论 / 1

3 张枣

柏桦

44 “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”

陈东东

99 悲情往事

北岛

103 美丽如一个智慧

傅维

133 诗人的着魔与讫

钟鸣

155 精灵的名字

宋琳

- 197 鹤之眼
颜炼军
- 210 故园落梅忆张枣
郑单衣
- 218 死是一件真事情
卫明
- 227 抵抗流亡
敬文东
- 243 张枣：这必死的测量员
张光昕

第二部分 悼念诗 / 249

- 251 忆江南
柏桦
- 253 弥留
宋琳
- 257 过海
陈东东
- 260 八月的燕子
胡冬
- 262 隐形人
朱朱

- 266 球面上的云
蓝蓝
- 268 命核
南方
- 271 忆张枣
于坚
- 273 你独自蹀躞，没有一个肩头可以并行
傅维
- 276 告别
王东东
- 278 悼张枣
李笠
- 281 书写
师涛
- 283 颂歌
麦城